

中篇小说集

家长里短

何开纯
著

JIA CHANG LI DUAN

中国人口出版社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中篇小说集

家长里短

何开纯
著

JIA CHANG LI DUAN

中国人口出版社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长里短 / 何开纯著 . — 北京 : 中国人口出版社 , 2016.11

ISBN 978-7-5101-4766-1

I . ①家… II . ①何…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3841 号

家长里短

何开纯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口出版社
印刷	北京朝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1-4766-1
定价	38.00 元

出版人	邱立
网址	www.rkcbs.net
电子信箱	rkcbs@126.com
总编室电话	(010) 83519392
发行部电话	(010) 83530809
传真	(010) 83519401
住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80 号中加大厦
邮编	1000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问题 随时退换



赤水河滋养出的醇厚文学

——何开纯《家长里短》序

石 英

最近，我有机会读到了贵州省赤水市作家何开纯的一些作品，获得了良好的印象。尤其是对他的新作中篇小说集《家长里短》（含《两姐妹》和《一袋零散钱》两个中篇），我是很喜欢的。我言“喜欢”，不是泛泛的感觉，而是有具体根据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我很欣赏他的小说创作“基因”。也就是说，他的创作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源于较深厚的思想和艺术之根。这个“根”，一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底蕴，二是作者所处与所亲和的深厚生活的土壤。毫无疑问，从开纯同志作品的意蕴、风格和如我这样的读者品咂到的“味道”，以及他曾涉猎过的中国古典小说与其他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遗存，不论是集中的吸取还是零星的感受，在他的血液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流荡着这种至可宝贵的元素。我这样

说，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用的是近似章回体的表述形态，更重要的是那种浓浓的韵味，这一点是不能误认的精神标志。其二是他的作品在任何明眼人看来均无闭门造车之弊，而是从鲜活的生活里来。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不源全部是呼之欲出，也是声、情、貌诸方面无不真切灵动，使人自然会想到是作者的观察、体验历久而深，故能自笔端自然“蹦”出。

人们常说，艺术形象要从生活中来，其实还是有深浅亲疏之分的，我觉得开纯同志对于赤水一带的人情风物的深切体察是非同一般的，特别是因他多年来身担计划生育的工作，对于人口文化方面的体悟肯定具有独特的收获。我在读他的作品时，也每每能够感触到与此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对于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你没有看到和体察到的东西，而没有完全不需要完全无用的废料，就看作者如何来提炼它，使用它。有的时候，还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哩。如今，我们提倡有出息的作家在深入生活、反映生活要“接地气”。从开纯同志的作品中已可以证明他就是属于“接地气”这样的作家，而且我还要说，他之“接地气”还注重吸



取“地气”中的精华，作为自己作品中最有用的养料，而不是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一古脑地加以堆砌。

一个是传统的文化底蕴，一个是鲜活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创作的本源缺一不可，至少作者都认识到了其重要性，而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都有所体现。我认为，开纯同志一开始的路子就是比较正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一以贯之地贯彻下去，步子就会走得愈来愈坚实，因为，这本源是取之不竭的。

二、我还认同本书作者在情感倾向的把握是得体的。这两个中篇中的主要人物，如《两姐妹》中的石聪慧，《一袋零散钱》中的玉洁和树苗，他们也许却并不十足完美，作者更无意将他们塑造成“高大全”式的人物，但无疑都对之寄予一种善意，一种由衷的真诚。这样浸润至读者内心的自然也是相应的好恶。不错，过去长时期以来，在如何塑造人物这个问题上几乎有一种定见（甚至还是一种权威性的说法），即作者的情感倾向不要太明显，而是要在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但应做正确的理解。所谓作者的情感倾向不宜太明显并不等于没有倾向，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作者本身

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好恶与爱憎。当然，他们这种爱憎与好恶应置于社会道德的天平上加以考量（有很多时候是一种隐形的考量）；作者的情感倾向也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笔墨流露出来。所谓自然的流露也是流露，只是不要那么刻意地、便性地，尤其是不应通过概念性的话语直接“捅”了出来而已。否则就够不上是艺术的塑造。我觉得开纯同志在这方面把握得是比较恰当、比较得体的。譬如说，他写玉洁、树苗与另一个女主角江芳之间的情感纠葛时，总是深怀柔情而不是生硬地，具象地而不是概念地，委婉地而不是简单地剥茧抽丝般地进行表述。细腻揭示，既不故作袒护，也不完全躲避主观情感的流露，结果令人读起来觉得真实，合情合理。

这样的处理，这样的塑造，实际上是真正遵循了人的本质中固有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原则。既不能简单地切分，也不能故意模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一种倾向是有害的，它模糊甚至扭曲了应有的人性善恶和美丑的界线，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不友好”“恶中有善”的另一种定式。这不是塑造人，不是处理问题真正的辩证法。我注意到，开纯同志在这方面既是柔性的，又绝对不是没有底线的。



三、我很赞赏作者的语言风格。文学作品语言的重要性毋须赘言，因为文学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开纯同志的文学创作历程虽然不算太长，但可贵的是他已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语言风格，尤其在小说作品方面。这种风格概括而言，就是富有西南地域却又是经过提炼的，以口语为基础的生动表达；非常富于表现力的声情并茂却又干净利落人人皆能理喻的大众化；虽很通俗却又不是故意追求土得掉渣的俗中有雅不乏韵味的文学语言。这样的例证，可谓信手拈来，比比皆是，如：“一天，石医生坐诊看病，门外一个汗淋淋的庄稼汉突然闯进诊所。壮汉用右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汗水甩在地上，急忙说，石医生，我媳妇不知怎么回事，周身像筛糠，一时发冷，一时发热。冷时，三床铺盖盖着冷得打抖。热时，全身汗水直冒，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她见风就打抖，见人就哆嗦，不敢背她来。我来的目的，是想请石医生动一下龙步，去看一看，救救她。”这段文字中，“筛糠”“从水里捞起来”，生动、具象，以一当十。如果说这些还不算独创，那么“龙步”，则就是非常鲜见的个性化用语了。

常看到某些谈论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类）的评论文字，往往喜欢将“叙述语言”和“描写语

言”等区别开来进行讲解，当然也未为不可。但我注意到，开纯同志却常常能够将叙述、描写乃至别的自然地融会在一起，不仅不显得凌乱，反而非常匀调，表现力则更强。这里摘引如下一段文字：“这年，贡米镇破天荒炎热，太阳像火球从早晨烤到晚上。天上，云彩被太阳烧得无影无踪。地上，树木低垂着头，叶子一张张直打着卷，狗趴在地上直吐红舌头。唯独蚊子像是太阳的使者，棺材铺的老板直咬牙，恨人不死，人走到哪儿，它追到哪儿，不单是多，而且还是牛魔王的兵，千奇百怪。有的像是吃了添加剂，大得出奇，跟蜜蜂一般大小，像疯狗的脾气，见人就咬。人呢，一蛰一个肿，肿后像汤锅里的木柄汤勺，一头冷一头热。冷时冷若冰霜，热时大汗淋漓，头痛，口渴，浑身无力。这年，贡米镇卫生院住满了病人，经专家现场论证，镇上的农民患上了疟疾病。”

作者既在叙述，又是描写，似乎随意，出诸自然，相互难以也不必剥离。其奥秘何在？我想无非是作者平日习惯将对文学之爱好“生活化”，善于体验，精于观察。这里有“生性”使然，又得益于主观上勤于砺炼，潜意识中生活上与文学已密不可分，因而落笔之物极像生活，而作者钟爱之生活已



被文学浸泡，故二者相得益彰。

另外，我想他在认识上对作品语言来源于生活非常明确，早已跳出什么“叙述语言”“描写语言”“人物活动语言”等不同板块的窠臼，所以他的叙述绝不呆板干枯，描写亦无啰嗦累赘的痕迹。人物话语有很多时候不加引号读者也自然能够分辨出来。

赤水河是一条红色河流，《家长里短》是赤水河滋养出来的丰厚文学。

至于他的作品还存在哪些缺点和不足，我想毋须讳言，谁的作品也不敢妄言完美无憾。当年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有言：“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其实在我看来，何止是电影，文学作品也常常存在这样的问题。所谓“好”“不错”，也是相对的说法。然而，我向来评说他人的东西，不愿像年终干部鉴定表那样，优点几条，缺点几条。因为精神产品毕竟有其独特的分解，优缺点也不宜那样机械地划分，甚至有时其长处和短处还是相互关联着的。它也不完全等于机械产品那样比较良莠。文学作品中的“毛刺儿”有时还可能是它的特色所在。所以我只能说，开纯应正确认识到“艺无止境”的深义，在不断学习中、不断磨砺中，使自己在各种必

备的方面更臻成熟。作品中现存的某些瑕疵与不足，这些主要是创作经验不足或有时写得不够用心所致。唯有在今后的人生阅历中，注意扩大生活视野，增强创作实践，写得更加用心、精心，必将有所提高，乃至有所突破。在这方面，善于发现自己（长处和短处）而有的放矢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从宏观方面明确对艺术规律的认识，自觉地掌控驾驭题材的能力，当可收远胜于“小修小补”的“战略性”功效。当然，所有这一切，均应力戒浮躁，清醒从容，健步前行，当是正途。谨为序。

2016年7月于京城酷暑中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著名作家。曾先后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散文》月刊主编，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创作颇丰，且题材广泛，素有“多栖作家”之称。已创作各类作品近七十部，一千五百余万字。被媒体称为“文学常青树”。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家长里短》序

洪 萍

接到中国人口出版社姚宗桥副社长电话，让我为一个中篇小说集《家长里短》写序。他说作者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对人口文化创作有感情，小说大多描写计划生育家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我怀着对同行的好奇心，慢慢阅读了何开纯同志的中篇小说集《家长里短》。

起初只是抱着试读的心情阅读《家长里短》，并没有真正想去写这个序，但读着读着就被《两姐妹》和《一袋零散钱》这两篇中篇小说深深地吸引了。一位长期工作在计划生育一线的工作者，以其细腻的观察、深刻的思索、深厚的积累，以艺术形式对生活素材进行了深层次挖掘和加工，饱含深意。作品没有太多运用写作技巧，没有刻意矫揉修饰，而是用简单直白的乡土语言，认真编织故事，努力塑造人物形象，用他的真情实感写出浓浓的乡土人情，传递给读者深层次的思考。何开纯的作品给人以真实、朴素的感觉，让人感到很“接地气”。语

言生动形象，不仅诙谐幽默，而且充满了具有西南地方特色的歇后语、俏皮话，其中不乏典故、成语等。读起来轻松有趣，但言语之外却又传递出作者的思想讯息，寓意深刻，让人回味。

《两姐妹》同样用章回小说的形式，以一对孪生姐妹为素材，通过对比这一对孪生姐妹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人生取向、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教子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结局，讲述了“一对亲姐妹，各走不同路，结果差异大”的悲喜生活。姐姐聪慧的悲，因权而起，因贪而败，因赌而输，因律己不严而使家人犯法入狱，可叹可悲。妹妹聪颖的喜，因恩而嫁，因勤而富，因子而骄，因善而尊，因孝而家和万事兴，可喜可贺。

《一袋零散钱》用章回小说的形式，描写川滇边陲的一个水陆码头磨刀溪的变迁，以一袋零散钱为主线，描写爷爷树木、父亲树身、儿子树苗一家的故事。表面上描写了这个村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学生树苗考上大学又回到家乡工作，与同是大学毕业的独生子女玉洁相知相爱、就业创业、婚恋风波、孝老爱亲的故事，实则道出了现在青年对待恋爱婚姻家庭的态度和独生子女必须面对赡养一大堆老人的困境。



作者何开纯擅长描写他家乡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家庭氛围、社会风气等，作品剪裁得体，舒缓别致，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幅乡村人物素描的众生相，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他笔下的人物传递出的爱心、同情心、恻隐心，唤醒人类的理性和良知。他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传递出现代发展对风土人情的影响，引发人们对乡土文化和传统文化发展的思考。他的作品都是围绕家庭，而且是计划生育家庭展开的，这也给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社会和谐离不开家庭的和谐稳定、子女的教育培养、健康的文化氛围和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应该用真诚、理解和爱心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文化以及人与传统等方面的关系。生活是多姿多彩的，音乐是由不同音符构成的，音律和谐，能弹奏出优美的乐章；家庭和谐，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只有以德治家、文明立家、知识兴家、勤劳富家、平安保家、勤俭持家、和谐兴家才能共同谱写家庭与社会双赢的时代凯歌！

是为序。

作者：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

赤水河边听涛人

——何开纯中篇小说集《家长里短》序

赵剑平

给何开纯的作品写一点东西，是我早已有的打算。之所以没有付诸文字，是因为我始终有一种期待，觉得他的创作并非完全是一种文学的意义，甚而主要还是一种文化的意义。新时期文化在一个特定地域的折射与形成，其实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正如作者笔下的赤水河，它在不同的地方汇入不同的溪流，如此这般的历史过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借鉴。而这，需要我们的等待。

2015年9月，何开纯作品研讨会在遵义师院召开。他听了大家一些意见，接连写了《两姐妹》与《一袋零散钱》两个中篇，近十三万字。现在，借他这两个作品合集《家长里短》出版之机，我说一点并不成熟的看法，算给他的创作活动助一助兴。

何开纯写东西很晚。而开笔晚，并不是此前没有准备好。塞万提斯五十多岁写《唐吉珂德》，真



正大器晚成，也能够一炮打响。但何开纯开笔却不是奔着神圣的文学，更谈不上严肃的使命。他追求的是“好玩”，不图名，也不图利。他一开始就写笑话段子，写幽默故事，短有几十个字，长有几百个字，熟人朋友看了，感觉很开心，他就有一种满足。因为目标简单，所以没有任何压力，写起来自然而然，一年半载，就可以成为一个集子。那时候，何开纯对小说似乎还没有清楚的概念，身边人，身边事，有一点意思，就变成了文字。他几乎不用刻意追求什么情节、什么境界、什么构思、什么人物。他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源头活水，散落在民间的段子，写也写不完。计划生育作为国策三十多年，关系民生民情，家家户户，男男女女，影响近两代人，荤的素的，庄的谐的，已经在地方上形成一种特色文化。大约从2015年创作的小长篇《独臂村医》开始，他把赤水河的红军长征文化元素融进了创作中，治病救人的医生也跟纯粹的计划生育拉开了一定距离，有了情节构思及人物形像的塑造。这时候，我特别注意到了他的创作，并从他选取的题材出发，把他的创作归为专题创作，或者系统创作、特色创作。他这种原汁原味的托盘一样的创作

状态，我觉得比那些脱离现实的矫揉造作的伪文学、伪艺术，其意义要重要得多。或许正是这个缘故，长篇小说《独臂村医》才获得第十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三等奖。

我所以不厌其烦叨咕何开纯的创作轨迹，其实还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因为不同的受众，何开纯作品这种单纯的文化趣味不仅有土壤，也有市场。他先后出了十本笑话集、故事集，风味差不多的，却一样受到大家喜欢。如果一个正儿八经的作家出这么多书，而没有多少变化，那一定是一个失败的作家。可何开纯却越来越展劲，在写与读两方面都充满活力。因此，我有理由说何开纯的创作及其作品传播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背景跟他的创作不仅关系直接，而且常常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可寻，从像空气一样存在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真实地传达出来一种原初的“萌”。没有赤水河，没有丹霞谷，没有大大小小的飞瀑流泉，没有苍翠欲滴的竹海、林莽，没有灿烂神奇的花草，就没有何开纯的创作。当然，没有赤水河谷人类生活的演绎，何开纯的笑话和故事也没有主角、没有灵魂。我们常常用两分法把文学分成了雅与俗